

生命意义源的结构与测量

程明明¹, 樊富珉², 彭凯平^{2,*}

(1.上海大学社会学系, 上海 200038; 2.清华大学心理学系, 北京 100084)

【摘要】 目的:在中国文化情境下探讨生命意义源的结构并编制测量工具。方法:在项目分析的基础上,对 721 名被试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并进行信度和效度指标的检验。结果:生命意义源包含 5 个维度:社会关注、自我成长、关系和谐、生活享受以及身心健康,共解释总变异的 59.50%;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生命意义源量表 1 阶 5 因素模型拟合较好。总量表及各维度内部一致性系数在 0.71–0.94 之间。量表与自尊量表、关注生命意义指标以及生命意义源简述量表存在显著正相关,表明该量表具有较好的校标效度。结论:生命意义源量表具有良好的心理测量学指标,可用以进一步相关研究中。

【关键词】 生命意义源; 信度; 效度

中图分类号: R39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3611(2011)05-0591-04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and Measurement for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CHENG Ming-ming, FAN Fu-min, PENG Kai-ping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210044,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structural model of the sources of meaning in the Chinese cultural situation, and based on this model to develop an instrument called the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Chinese(SML-C). **Methods:** Based on item analysis, data were collected from 721 subjects. EFA and CFA were used to test their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Results:** It was showed that the structure of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 included five components: Social Preoccupation, Self-Transcendence, Personal Relations, Life Enjoyment, Body and Mental Health, explaining 59.50% of the total variance; the result of CFA showed that the measurement model fit the data well. The Cronbach α coefficients of the total and each subscale were between 0.71–0.94.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SML-C and RVS, LRI and SOMP-R were significantly positive, which showed that SML-C had good criterion validity. **Conclusion:** The 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Chinese is a reliable and valid measure in Chinese culture, which can be used in future researches.

【Key words】 Source of meaning in life; Reliability; Validity

关于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被心理学家们所忽视,20 世纪 40 年代,心理治疗大师 Frankl^[1]《活出意义来》(Man's Searching for Meaning)一书的诞生才将生命意义从哲学领域带进了心理学研究领域,成为生命意义研究走向心理学化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

半个多世纪以来,关于生命意义源(sources of meaning in life)的研究国外成果已有百篇^[2]。Kaufman 认为生命意义源是个体在人生经历中获得意义的生活事件,这些来源来自于个体过去学习的经验和现在生活的方式,并且因文化的不同而存在变异^[3]。以往的研究证实生命意义源主要集中在关系、个人发展、宗教以及服务等几个维度。目前常用的测量工具主要有两个。一是 Reker 使用定量的方法发展的生命意义源简述量表(Sources of Meaning Profile-Revised, SOMP-R),包括自我关注、个体主义、集体

主义和自我超越 4 个维度^[4]。二是 Wong 基于内隐理论以定量和定性混合研究的方法发展了个人意义简述量表(Personal Meaning Profile, PMP)。该量表相对于 SOMP-R 发展出了更多具体的意义源,包括关系、宗教、成就、接受、亲密感、超越和公平待遇 7 个维度^[5]。

许多研究证明,生命意义源具有明显的“文化印记”。Prager^[6]在其一项跨文化研究中指出,个体所认同的价值和意义会被固定在一定的历史文化群体中,人们在获得生命意义来源时具有文化和语言环境的敏感性。因此,无论是 SOMP-R 还是 PMP 是否适用于中国文化,还有待于进一步验证。相比而言,国内对生命意义的心理学研究起步较晚,从现有的文献来看,研究只涉及对生命意义感受程度的测量^[7,8]及相关因素^[9]的探讨,而对于生命意义来源的研究却更为鲜见,尤其缺乏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意义源的测量工具。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11YJC880013)
通讯作者:程明明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 USA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用于项目分析的被试共有 180 名,分别来自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短期(1 年以下)中国访问学者和访问学生 30 名、北京交通大学学生 20 名、清华大学学生 40 名、徐州师范大学学生 50 名、山东潍坊市 20 名(政府公务员、中小学教师、私营公司职员及退休职工各 5 名)。其中有效样本共 162 名,被试年龄在 19-78 岁之间,其中男性 76 名,女性 86 名。

在正式施测阶段,发放问卷 800 份,回收问卷 721 份,问卷的回收率为 90.13%。其中有效问卷 637 份,问卷有效率为 88.45%。被试分别来自北京(9.26%)、河南(7.22%)、江苏(40.21%)、湖南(5.52%)、山东(37.79%)等省市。被试的职业包括大学生(29.92%)、公务员(22.56%)、公司职员(20.72%)、个体户和自由职业者(15.21%)、农民(4.73%)以及其他(6.86%)等,被试年龄在 18-83 岁之间($M=36.70$, $SD=12.94$),年龄在 18-29 岁 35.6%, 30-39 岁 27.3%, 40-49 岁 19%, 50 岁以上 18.1%;其中男性 333 名,女性 304 名。

将 637 份有效问卷的数据按照序号的奇偶数分为两半,一半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一半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及信度和效度的检验。

在徐州师范大学采取整体方便抽样的方法抽取 110 名大学生被试(男性 47,女性 63),进行了间隔 4 周的重测。

1.2 研究过程

1.2.1 生命意义源结构的理论模型 依据现有研究对生命意义以及生命意义源的定义,本研究认为生命意义源是指“人们在人生过程中借以获得意义的具体事件”。从该定义出发编拟访谈提纲,采用半结构式录音访谈与结构式问卷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质性资料的收集。录音访谈提纲主要采取半结构式,目的是为了协助研究者熟悉访谈程序和访谈内容,保证访谈的一致性和有效性。半结构式录音访谈提纲的主要内容是询问被访者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层面获得生命意义的主要来源,访谈问题如:“我们都是社会中的个体,拥有形形色色的社会角色,如学生、老师、志愿者等等,你觉得你来自于社会层面的生命意义有哪些?”访谈提纲只是给出了研究的大致方向,在具体访谈过程中,并非按照访谈的内容与问题顺序进行,而是留给被访者足够的时间和余地选择谈话的方向和内容,以保证访谈内容的充实,获得更多的研究信息。为弥补录音访谈的被试者在回答问题时出现随意性这一缺陷,同时为了获得饱和的研究信息,本研究还设计了

结构式问卷访谈。该问卷主要由 3 个部分组成,首先是要求被访者写出他们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与定义;其次让他们列出并描述 10 项让自己“过一种有意义的生活”的组成部分;最后,让他们列出并描述 10 项自己所经历的“生命是有意义的”事件。在结构式问卷访谈的指导语中,本文研究者告知被访谈者本研究目的和意义,要求被访谈者匿名答题,并保证对所有资料进行保密。在半结构式录音访谈部分选取 8 名被试,其中男性 3 名,女性 5 名;结构式问卷访谈部分发放问卷 41 份,其中男性 19 名,女性 21 名。被试年龄在 19-85 岁之间,职业涉及大学生(17 名)、公务员(6 名)、公司职员(8 名)、个体户及自由职业者(6 名)、退休职工(4 名)等。对收集的资料进行逐字稿誊录,誊录的录音资料使用 QSR-Nvivo7.0 做辅助分析,编码与评分结果导入 EXCEL 中进行数据管理与分析,经过开放、主轴、选择编码后,形成了 5 个维度的理论模型,分别为:①关系和谐,即个体的亲情、友情和爱情以及人际关系的和谐;②身心健康,即个体拥有健康的身体和快乐的心态;③社会关注,即个体乐于奉献自己,关注和尊重他人,希望获得社会的公平;④个人成长,即个体能够获得成长的动力和资源,并努力实现人生的目标和理想;⑤生活享受,即个体有充足的经济物质基础和获得精神上的满足。在正式进行资料分析前,我们请 1 位同行博士生作为协同编码者,与研究者同时进行编码工作。最终归类一致性的系数从 0.67 到 0.89,总的归类一致性为 0.77。编码信度系数从 0.71 到 0.93,总体编码信度系数为 0.85。

1.2.2 初始量表题目的确定 根据生命意义源结构的理论假设模型,初步确定以社会关注、个人成长、关系和谐、生活享受、身心健康 5 个维度编制生命意义源量表。研究者根据每个维度的含义,回到誊录的原始资料以及开放性编码和主轴编码中,并参考生命意义源简述量表(修订版)(Sources of Meaning Profile-Revised, SOMP-R)相关题目编制出 58 道题目,包括沿用了 SOMP-R 的 14 道题目,参照 SOMP-R 改写了 1 道题目,即“从事‘享乐’的活动(比如:打麻将,参加聚会)”,根据中国的国情改写为“从事‘享乐’的活动(比如:打扑克牌,参加 KTV)”,根据访谈整理出了 43 道题目。量表采用 7 点计分,从 1 到 7 的数字表示“完全没有意义”到“非常有意义”的程度依次递加。邀请中文系研究生与心理学同行专家对量表的表面效度和内容效度进行考察。先请中文系研究生对题目的语句表述是否恰当进行评价;再请

5 名心理系研究生和 3 名心理学专家对维度和项目的设计进行评价,主要评价理论维度的设计是否合理,是否涵盖与本研究要测量的生命意义来源的内容,各个题目是否能够准确的测量生命意义的来源。经过讨论后,改写了 1 道题目,即在“进行休闲的活动”后添加了相关的说明,如读书、听音乐、旅行、文体活动等,同时,删去 9 道题目,如“关注人权”具有政治敏感性,“怀有人类价值观和理想”的表述太过笼统,不能反映生命意义来源的具体事件。经过上述步骤,获得 49 道题目形成初试量表。

1.3 数据统计方法

使用 SPSS16.0 和 LISEREL8.54 统计分析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使用的统计方法是相关分析、探索性因素分析和验证性因素分析等。

2 结 果

2.1 初始量表的探索性因素分析

根据项目分析结果,49 个题目的“决断值(CR)”均达到显著水平,各题目与问卷总分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24-0.75 之间,并且均达到显著水平。初试量表的 Bartlett 球形检验结果显示,KMO 值为 0.955, $P<0.0001$,说明数据适合进行因素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和最大正交旋转法进行因素分析。在因素的取舍上采取以下标准:因素的共同度不低于 0.16,每个因素的载荷在 0.40 以上,剔除在 2 个因子上有相似的高负荷题项(因素载荷大于 0.30)的题目,每个因子最后至少要保留三个题目。经过 4 次因素分析,最终抽取了 5 个因子,30 个题目,5 个因子解释总方差的 59.50%。因子 1 至因子 5 依次命名为“社会关注”、“自我成长”、“关系和谐”、“生活享受”以及“身心健康”,因子的解释率分别为 17.58%、14.93%、10.19%、9.55%、7.25%。

表 1 生命意义源量表的因子题项及载荷

社会关注		自我成长		关系和谐		生活享受		身心健康	
题项	载荷	题项	载荷	题项	载荷	题项	载荷	题项	载荷
7	0.77	42	0.78	19	0.68	14	0.70	2	0.85
18	0.77	6	0.75	11	0.64	45	0.63	12	0.85
8	0.76	16	0.73	24	0.61	38	0.59	17	0.58
12	0.67	5	0.68	36	0.53	22	0.50		
25	0.64	26	0.64	43	0.51				
4	0.63	10	0.58	31	0.51				
9	0.59	15	0.56						
3	0.56	28	0.44						
30	0.51								

2.2 信度检验

总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4,分半信度系数为 0.89,重测信度系数为 0.84。5 个因子的 Cronbach α 系数在 0.71-0.90 之间,分半信度系数在

0.65-0.89 之间,重测信度系数在 0.78-0.86 之间。以上信度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见表 2。

表 2 生命意义源量表信度指标

因 素	Cronbach α 系数	分半信度	重测信度
社会关注	0.90	0.89*	0.80**
自我成长	0.89	0.86*	0.86**
关系和谐	0.81	0.76*	0.85**
生活享受	0.71	0.70*	0.78**
身心健康	0.74	0.65*	0.81**
总量表	0.94	0.89*	0.84**

注:** $P<0.001$,下同。

2.3 效度检验

2.3.1 效标关联效度 本研究采用 Rokeach 价值观调查量表(The Rokeach Value Survey,RVS)^[10]、关注生命意义指标 (Life Regard Index,LRI)^[11] 以及 SOMP-R 作为校标进行效度的检验。结果显示,生命意义源量表各因子与 RVS 的相关系数在 0.49-0.76 之间,与 LRI 的相关系数在 0.17-0.35 之间,与 SOMP-R 的相关系数在 0.31-0.76 之间,总量表与各效标之间的相关分别为 0.86、0.32、0.82。所有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见表 3。

表 3 生命意义源总分及各维度与 RVS、LRI、SOMP-R 之间的相关

维 度	R V S	L R I	S O M P - R
社会关注	0.75**	0.30**	0.76**
自我成长	0.76**	0.35**	0.69**
关系和谐	0.68**	0.24**	0.59**
生活享受	0.68**	0.28**	0.72**
身心健康	0.49**	0.17**	0.31**
量表总分	0.86**	0.32**	0.82**

表 4 竞争模型整体拟合度指标

模型	χ^2	df	χ^2/df	NFI	NNFI	IFI	CFI	RMSEA
模型 1	1660.50	399	4.16	0.96	0.97	0.97	0.97	0.071
模型 2	2791.74	483	5.78	0.96	0.96	0.96	0.97	0.079

2.3.2 结构效度 采用验证性因素分析方法以及量表各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考察生命意义源量表的结构效度。在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时,为了检验我们理论假设的 5 维度结构是否优于 SOMP-R 的 4 维度结构,本研究将模型 1 设定为 5 维度结构,模型 2 设定为 4 维度结构。在模型 2 的设定中,我们参考 SOMP-R 的题目与维度的归属,认为“身心健康”与“生活享受”最为相近,因此归为一个维度,对应 SOMP-R 的“个体主义”维度;其余 3 个维度的题目与维度的归属保持不变。2 个模型的整体拟合度指标见表 4。从表 4 中可以看出,模型 1 的 χ^2/df 小于模型 2,尽管 2 个模型的 RMSEA 都小于 0.08,但模型 1 小于模型 2,与此同时,NFI、NNFI、IFI 等各项

拟合度指标模型 1 均大于模型 2,因此,模型 1 的 5 维度结构的数据拟合较模型 2 好;于此同时,量表 5 个维度之间的相关系数在 0.37-0.79 之间,说明各维度之间存在中等相关。各维度与量表总分的相关分别为 0.88、0.86、0.81、0.74、0.51。所有相关系数均达到显著水平。因此,量表具有较好的结构效度。

3 讨 论

本研究在中国文化情境中编制了一个包含 30 个项目的生命意义源量表,包括“社会关注”、“自我成长”、“关系和谐”、“生活享受”以及“身心健康”等 5 个维度。

在质性研究阶段,为提高本研究的可靠性,降低研究者对研究过程的主观偏见,本研究使用了归类一直性系数作为考察信度的重要指标,因为归类一致性是对编码信度最严格的要求,不仅要求出处一致,而且还要求等级相同^[12]。与以往的研究相比较本研究的信度可以接受。与此同时,使用了相关检验法、反馈法、参与者检验法来维持质性研究的效度^[13]。

从量表内容和结构上看,本研究中的 4 个维度与国外已有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尽管“健康”、“快乐”被已有研究所印证为生命意义的来源,但并未形成独立的维度。本研究将“健康”、“快乐”以及“积极的心态”等题目合并为一个维度,即“身心健康”。因此,本研究不仅即保持了国外生命意义源的主要维度,而且将内容结构进一步优化。本研究量表题目主要来自于访谈和问卷的编码资料,这些题目既包含了国外生命意义源的主要内容,也充分体现了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生命意义源的特点,比如:孝敬父母、养育子女、重视良好的人际关系等题目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观,同样蕴含在人们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中。在量表编制过程中还发现,涉及“宗教”的题目保留在初试问卷中,但在因素分析时由于载荷量小于 0.40 而被删除。在中国文化下,民间形式的宗教以及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根基的儒教常常游离于寺庙、教堂,潜移默化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难以显现。因此,该项题目的删除,也是中国文化中“宗教隐性”的一个重要体现。

在研究方法上,本研究对初始量表先采用探索性因素分析,剔除了不合要求的条目后形成正式量表,再对量表结构进行 1 阶 5 因素模型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并获得较好的模型拟合指数。另外,在正式量表施测的被试选取上,充分考虑到了被试的不同年龄及职业的分布,增强了研究样本的变异性。

总而言之,对于生命意义的来源确因中西方文化模式的不同而存在差异。这些来源的差异,一方面体现了不同文化下,对自我的认识不同而产生了不同的人生价值观,另一方面源于不同文化的历史根基^[14]。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同文化的历史根基造就了不同人生价值观,使得意义的具体来源各有所倾。本研究编制的生命意义源量表既保持了国外同类量表的主要内容,同时在量表题目和维度上也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特点。该量表具有良好的项目区分度,信度和效度均符合心理测量学的要求,可以作为进一步研究的工具。

参 考 文 献

- 1 Frankl VE. Man's search for meaning. Boston: Beacon Press, 1962
- 2 程明明,樊富珉. 生命意义心理学研究的理论与测量.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 4: 431-437
- 3 Kaufman SR. The ageless self: Sources of meaning in late life.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6
- 4 Reker GT. Manual of the sources of meaning profile-revised (SOMP-R). Peterborough, ON: Student Psychologists Press, 1996
- 5 Wong PT. Implicit theories of meaningful life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rsonal meaning profile. //P. T. P. Wong, P. S. Fry (Eds.), The human quest for meaning: A handbook of psychological research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s.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1998
- 6 Prager E. Sources of personal meaning for older and younger Australian and Israeli women: Profiles and comparisons. Aging and Society, 1997, 17: 167-189
- 7 张利燕,谢佳,郭芳姣. 生命意义量表在中国大学生中的适用性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0, 18(6): 698-700
- 8 肖蓉,张小远,赵久波,李建明. 生活目的测验(PIL)在大学生中的应用及其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09, 17(3): 309-311
- 9 李虹. 自我超越生命意义对压力和健康关系的调节作用. 心理学报, 2006, 38(3): 422-427
- 10 Rokeach M. The nature of human values.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73
- 11 Battista J, Almond R. The development of meaning in life. Psychiatry, 1973, 36: 409-427
- 12 徐建平,张厚粲. 质性研究中编码者信度的多种方法考察. 心理科学, 2005, 28: 1430-1432
- 13 陈向明. 社会科学质的研究.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2008
- 14 Markus HR, Kitayama S.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personality.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1998, 29: 63-87

(收稿日期:2011-01-05)